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大教学论

[捷] 夸美纽斯 著
傅任敢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大 教 学 论

〔捷〕夸美纽斯 著

傅任敢 译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本书中译本 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名为《大教授学》)。1957 年我社商请译者将原文酌加修改后出了新一版。译者去世之前,又将译文作了较大的修改。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大 教 学 论

[捷]夸美纽斯 著

傅任敢 译

责任编辑 诸惠芳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15,000

1984 年 12 月新 2 版 198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7012·0831) 定价 $\frac{\text{平装本 } 2.10 \text{ 元}}{\text{精装本 } 3.50 \text{ 元}}$



夸美纽斯肖像

ΦΙΔΑΚΤΙΚΑ

to jest

Vměnj umělého vyvíjení.

čtenářský text člověk

Vijno nej na tle vřošte aštan smig žaire,
rošera to' coj ka žokabi coždobám pýtomní ybadax,
cožo životu pínálež, šťastné, snadné, žláni, roj,
vian, a tel' potřešeni žjmotu obojj
nastrogen ži' rofl.

Čas se rofle

Mocni, základy sfamého pui rožen roatj; protažoge,
všamini, pýčledj gijjg icušetjg vmenj, roj púctllage;
Votonaie, na lito měšja, smj a žodim, rožmáinge;
Žetomšma tomu aby žigle púmedico žlo, ž
pobuženj žim, ž' rade dšiva.

《大教学论》手迹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夸美纽斯和他的《大教学论》

——译文序

这本世界教育名著的作者——扬·阿姆斯·夸美纽斯 (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是三百多年前捷克的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大教学论》是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 在教育发展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一)

夸美纽斯的教育学说, 同任何一种新的学说一样, 它的产生和形成, 是有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和思想渊源的。

夸美纽斯生活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在欧洲, 这个时期介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间, 是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形成的时代。当时, 封建制度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成长。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 生产技术不断革新, 商品生产日益扩大, 资本的原始积累急剧开展。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引起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城市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同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开展了尖锐的斗争。十六世纪, 旨在以资产阶级的“新教”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教”(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震荡了整个欧洲; 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十六世纪六十年代, 尼德兰资产阶级

推翻了西班牙封建贵族的外来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爆发了内战，开创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十六至十七世纪之间，在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和发明，近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形成。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从政治、哲学和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探索进一步改善人类社会事务的方案。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奋起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描绘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英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对经院哲学和旧的宗教神学作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和实验科学的归纳法，并着手撰写一部名为《伟大的复兴》的百科全书式的庞大著作。在培根的影响下，欧洲一些文人学者，如夸美纽斯的名师阿尔斯泰德，开始研究所谓“泛智论”，试图集自然、人类和宗教一切知识之大成。一些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家在新的哲学、自然科学的启示下，开始设计改革教育的新方案。最早企图按照培根的思想探索新的教育方法的是德国的拉特克（W. Ratke, 1571—1635）。1612年，他在提交德国帝国议会的《改革学校和社会的建议书》中指出：按照新的教学方法，能够更快、更彻底地教会学生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用本国语教学，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是完全可能的；通过使用本国语和新的方法教学，统一德意志国民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

达到统一宗教、统一政治的目的。拉特克的见解后来便成了夸美纽斯教育著作的发端。然而纵观全貌，拉特克等人的探索仍然局限在教学方法（主要是语文教学法）的比较肤浅的细节上，尚未形成系统的教育学说。总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教育改革实践经验和前人的教育研究成果，创建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体系，乃是当时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代的特征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夸美纽斯便是这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产生出来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二）

1592年3月28日，夸美纽斯生于波希米亚王国（捷克）南摩拉维亚的尼夫尼兹（Nivnitz）。当时的捷克，是中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反封建的新教势力较强、文化教育比较繁荣的国家。但它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长期遭受德国封建势力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压迫。十五世纪初，约翰·胡司（1369—1415）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长达十五年（1419—1434）的胡司战争，曾给德国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一度获得了民族独立，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在十六世纪初，捷克又被重新并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胡司运动中的左翼——塔波尔派的余众组成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新教派——“捷克兄弟会”。会员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在兄弟会组织内部实行平等互助原则，民主选举教职人员，帮助贫病会友，关怀儿童生活，普及初等教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他们虽然舍弃了武装斗争的形式，但继承了塔波尔派反对封建暴政、反对天主教会、反对异族统治的民主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夸美纽斯就诞生在这个“捷克兄弟会”的会员家庭。他的父亲马尔津·夸美纽斯是个比较富裕的水车磨坊主，还是位颇受同胞们尊敬的兄弟会会员，被誉为“圣经通”。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使夸美纽斯自幼受到了兄弟会的教义和传统的熏陶。他的成长和以后的生活道路也是跟捷克民族和“捷克兄弟会”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的。这对他的世界观和教育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夸美纽斯的一生是为祖国的复兴，民族的解放，兄弟会的生存而奋斗的一生；是为改革旧教育，创建新的教育体系而辛劳的一生。

1604年，十二岁的夸美纽斯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中断了在兄弟会初等学校的学习生活。到了十六岁才由兄弟会资助进了普雷拉乌（Prerau）拉丁文法学校。1611年，夸美纽斯又由兄弟会选送到德国的赫尔博恩（Herborn）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613年，他在西欧各地作了短期旅行，访问了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名城阿姆斯特丹，然后在海德爾堡（Heideberg）大学听课。夸美纽斯在大学期间，在阿尔斯泰德（J.H.Alsted，1588—1638）等进步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古代思想家的著作，研究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接触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宗教改革以来各国的教育发展动向，探讨了当时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拉特克和安德累雅等人的教育革新主张，为他后来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从那时候起，夸美纽斯即开始搜集资料，准备为祖国同胞编写一本捷克语词典和捷克文百科全书。

1614年，夸美纽斯回到捷克，在他的母校——普雷拉乌拉拉丁文法学校任教，开始研究教育改革问题。1616年他在教育革新

上作了第一次尝试，参照拉特克的方法，编写了一本小型的语法教学指南《简易语法规则》。同年他被推选为兄弟会牧师，在奥尔米兹担任圣职。两年后，他调任富尔涅克城牧师兼兄弟会学校校长，在业余时间攻读莫尔、康帕内拉、路易·维夫斯（Juan Luis Vives, 1492—1540）等人的著作，开始新的创作。然而，时乖运蹇，夸美纽斯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三十年（1618—1648）战争的炮火打断了。“天主教同盟”军打败了捷克军队，国家完全丧失了独立，新教徒惨遭迫害。夸美纽斯失去了全部家产，他的藏书和手稿被西班牙雇佣军付之一炬，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死于战争带来的瘟疫。在这国破家亡的“黑暗年代”，他忧痛祖国的沉沦，愤恨国际间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的掠夺战争，渴望和平、安宁、光明世界的到来。1619年，他出版了自称为“被压迫的贫民对上天的控诉”的《致天国书》。1623年又撰写了《世界迷宫和心的天堂》，用文学形式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抨击了人间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他深信良好的教育是复兴祖国、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因此在辗转流浪之中仍在探讨如何改进教育的问题。

1627年，德国皇帝再次下达了迫害新教徒的命令，“捷克兄弟会”在国内无法存身。夸美纽斯遂于1628年随同三万户兄弟会会员家庭迁往波兰的黎撒（Lissa）避难。他第一次在黎撒的十三年（1628—1640）间，先在兄弟会中学任教，后来担任了校长，又被推选为兄弟会长老，并在教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写成了新的拉丁文教科书《语学入门》（1631）及其简化本《语学初阶》（1633）、教育学巨著《大教学论》（1632）、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1632）、中学物理教材《物理学概论》（1633）。其中《语学入门》一书很快被译成了十二种欧洲文字和四种亚洲文字，在各国广泛流行，使夸美纽斯获得了世界声誉。

从1634年起，夸美纽斯开始探讨“泛智论”。在他看来，人类可以在研究和普及“泛智”知识中找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建立起公平、合理、和谐的社会。因而他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花费很大的精力研究“泛智论”，试图以百科全书的形式概括关于上帝、自然和社会的普遍知识，建成一个“泛智”体系。1639年，他的“泛智论”写作提纲以《泛智论导言》的书名在英国发表，博得了欧洲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敬慕。1641年，英国国会决定成立编纂“泛智论”的学术委员会，并邀请夸美纽斯主持这一工作。但他到达伦敦不久，爱尔兰爆发民族起义，内战逼近，研究工作无法开展。1642年，他应邀到了瑞典。瑞典当局不支持他的“泛智”研究，而要他协助解决拉丁文的教学问题。为了争取瑞典政府帮助“捷克兄弟会”实现民族独立，重返家园，此时已对编写教材颇为厌倦的夸美纽斯不得不又用了六年时间为瑞典编写了一套拉丁文教科书、教学法指导书和字典。

1648年，给欧洲造成了严重破坏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在交战双方缔结的分赃和约中，捷克被正式划给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管辖，“捷克兄弟会”复兴祖国的期望成了泡影。夸美纽斯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到了黎撒，再次主持宗教与学校事务。1650年5月他被推选为“捷克兄弟会”的主教。不久，他又接受匈牙利德兰西瓦亚公国的邀请，担任长年教育顾问，在沙洛斯-波托克（Saras-Patok）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在匈牙利工作期间，夸美纽斯撰写了《泛智学校》、《论天赋才能的培养》、《组织良好的学校的准则》、《青年行为守则》等教育著作和论文，编写了一本著名的儿童初级读物《世界图解》。这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本附有插图的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小百科全书。1658年出版后又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流行了近二百年，被称为“儿童插图书的始祖”。

1654年，夸美纽斯再次回到黎撒，继续研究“泛智论”。但在1654年4月黎撒城毁于波兰与瑞典之间的战争，“捷克兄弟会”失去了最后的主要避难所。夸美纽斯的住宅、图书室以及准备了四十年之久的《捷克语宝库》手稿也被大火吞没了。幸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议会拨款援助捷克流亡者，并欢迎夸美纽斯前往工作和定居，他才得以在那里安度晚年。从1657年起，夸美纽斯将他的教育专著、论文和教科书汇编成《教育论著全集》（四卷）在阿姆斯特丹陆续出版。这是他留给人类的一份珍贵的教育历史遗产。

夸美纽斯一生的著述，除了教育著作外，尚有大量有关社会、宗教、文化和哲学问题的论著。其中最大的一部是《关于改进人类事务的总建议》（共七卷）。他在这一巨著中提出了一个全面改善人类社会事务的方案。在战争的确烟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好时光的夸美纽斯痛感确保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的必要。因此，他倡议人类在文化、宗教和政治方面进行改革和合作。为了促进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光明委员会”，负责搜集和推广各国的科学发明；帮助落后国家发展文化教育；在各国设立科学院、各种科学学会，开办图书馆，翻译和出版各种图书资料。为了改进宗教事务，他主张各国教会在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成立“世界宗教法庭”，消弭教派之间的纷争。为了改进政治事务，他建议组成一个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最高机构——“世界元老院”（议会），以制止战争，“保卫公共幸福”。为了增进国际间的谅解和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他希望推行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由于时代的限制，夸美纽斯的《总建议》和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空想。但他倡导在科学和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国际合作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670年11月15日，夸美纽斯在阿姆斯特丹病逝。回顾他那波折、坎坷的经历和事业，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教育革新家，而且是位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社会改良家。

(三)

夸美纽斯在教育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改革中世纪的旧教育、建立资本主义的新教育的主张，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学体系。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大教学论》一书中。

《大教学论》的扉页和《致意读者》，概述了该书的写作宗旨和成书经过。夸美纽斯开宗明义提出，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的方法，使教员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多具闲暇、快乐和坚实的进步；并使基督教的社会因此可以减少黑暗、烦恼、倾轧，增加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①作者是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酝酿创作《大教学论》的。那时，夸美纽斯正处在忧痛祖国的沦陷和欧洲遭受战争恐怖的悲愤之中。在他看来，愚昧无知是社会混乱的根源，教导好青年便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为了祖国的复兴、“人类的得救”，他决心探究一种新的教育艺术。1627年夏天，当他读了伊利亚斯·博定（Elias Badin, 1600—1650）前不久用德文写的《“自然”的教学论》（“Natural” Didactic）以后，便决定用捷克文为祖国的同胞们写作一本《大教学论》，并拟订了大纲，写成了部分章节。为了在某些问题上得到别人的指教，他曾先后写信给拉特克等九位教育家。由于各种原因，仅收到安德累雅（J.V. Andreae, 1558—1654）

① 《大教学论》正文第2页。

一封友好的复信，并附来了他的短文《教学艺术的用途》，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发表。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把别人的发现、想法、观察和忠告放置一边，亲自用心去考究这个问题”。^①经过几年的辛劳，捷克文本《大教学论》终于在1632年告成。1635—1638年间，他又听从友人的劝告，把它译成了拉丁文，同时作了修改和补充。1657年，他将该书列为《教育论著全集》的首卷首篇公开发表。可见，《大教学论》是作者在批判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构思、几经修改而成的重要教育论著。

《大教学论》不仅仅是论述改革教学方法的著作。按照作者的解释，“教学论”是指“教学的艺术”，而《大教学论》则要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从全书论述的内容范围看，它具有普通教育学的性质。《大教学论》的正文共有三十三章。其中第一——九章概述人生和教育的目的，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第十——十四章说明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设立新学校的基本原理；第十五——十九章阐述教学理论，提出教与学的一般原则；第二十——二十五章分述各科教学法；第二十六章论学校纪律；第二十七——三十二章制定统一的学校制度以及各级学校的基本方案；最后一章作者叙述了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应具备的条件。

教育的目的、任务与作用是《大教学论》首先论述的问题。夸美纽斯根据基督教的《圣经》提出人生和教育的目的。他说：“人的终极目标是与上帝共享永恒的幸福”；“世间的生活只是永生的一种预备”；“永生的预备有三个阶段：知道自己（并知万物），管束自己，使自己皈依上帝”。^②因此，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人认识自己，熟悉万物，形成德行，虔信上帝。这种说法具有浓厚

① 《大教学论》正文第6页。

② 同上，第21、24页。

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他又反对中世纪天主教会完全忽视人的现世生活的禁欲主义，强调“教育是生活的预备”，^①希望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世间过着一种天堂的生活”。^②这说明他的教育目的论和天主教会的教育目的论是有区别的。夸美纽斯非常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生来都具有学问、德行和虔信的“种子”，但后天的发展全靠教育，“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③他举例说，马、牛、驴、犬未经训练不能用于作战、驮物、守护与狩猎；从小被野兽攫去，在兽群中长大的人，其智力也不会超过野兽的水准。因此，“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④夸美纽斯还特别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在该书最后一章指出：“教会与国家的改良在于青年得到合适的教导”。^⑤在《泛智学校》一书中，他更把开办名符其实的“泛智学校”看成是“消除混乱贫乏和卑污的万应抗毒剂”。^⑥当然，这未免过分夸大了教育的社会作用。但他重视教育的社会现实意义的见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教育、促进生产和巩固民族国家的要求，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既然教育对于人生和社会有如此巨大的功能，普及教育自然成了首要的任务。夸美纽斯把“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⑦作为该书的主题，提出了“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进学校”的响亮口号。他严厉指责封建贵族垄断教育而把穷人排斥于校门

① 《大教学论》正文第64页。

② 同上，第60页。

③ 同上，第39页。

④ 同上，第43页。

⑤ 同上，第257页。

⑥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⑦ 《大教学论》正文第1页。